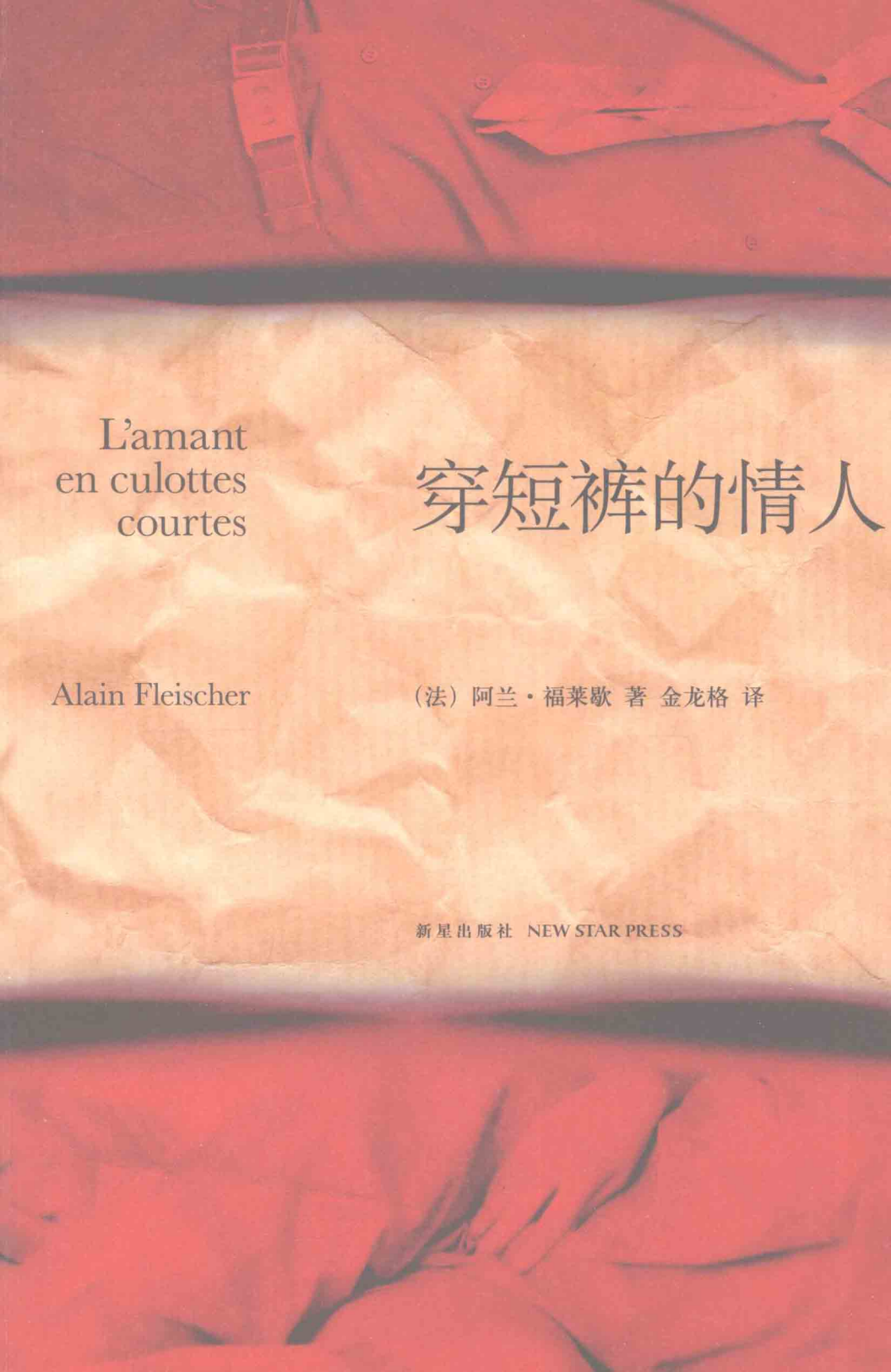




L'amant
en culottes
courtes

穿短裤的情人

Alain Fleischer

(法) 阿兰·福莱歇 著 金龙格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穿短裤的情人

L'amant en culottes courtes

(法) 阿兰·福莱歇 著

金龙格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短裤的情人 / (法) 福莱歇著; 金龙格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33-0377-4

I. 穿… II. ①福…②金…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71418号

L'amant en culottes courtes

By Alain Fleischer

© Éditions du Seuil,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Dirigée par Chasse-Litté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9-9724

穿短裤的情人

(法) 阿兰·福莱歇 著 金龙格 译

策 划: 胡小跃

责任编辑: 高 瓦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初~~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373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一版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377-4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 I. 序幕...1
- II. 接踵而来的第一次...23
- III. 第一次...171
- IV. 其他几次...193
- V. 最后一次...460
- VI. 从此以后，很久以前...475
- 译后记. 少年情怀与爱的初体验...487

[I] 序幕

1

很长时间里，我穿的都是短裤——对一部无法模仿的作品的依样画葫芦就此完全打住……^①而且很长时间里，我都觉得不能把这些短裤穿得更久一些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时至今日，当七月来临，当我穿上一条人们常说的那种运动短裤，我希望找回的并不是前一个夏天过完之后就被丢在一边的、在炎炎夏日里穿的那件衣服，而是在一个要久远得多的季节里穿过的那种短裤。那是一个小孩子走到哪里都光着大腿的年代，我希望找回的还有在另一个时代里的一个七月的回忆。我那一代的小男孩在所有的季节里，都穿着短裤，短裤的长度根据式样和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被普遍认为是最优雅的、用法兰绒做的那种短裤的裤腿一直长到膝盖，这种式样是从英国初中生的校服那里得到的启发；而最流行的那种是用轻薄的尼龙做的，穿在身上仅

①这句话模仿的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里的第一个句子：“很长时间里，我都是早就躺下了。”“一部无法模仿的作品”指的就是普鲁斯特的这部作品。——译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能罩住穿在里面的游泳裤，在带薪度假的年代，放大假的时候，小男孩总会穿着这种短裤去特鲁韦尔、拉布尔、阿尔卡雄或者圣哈法尔海滩。还有几种短裤介于这两种短裤之间，有用藏青色或者土黄色的粗呢做的，样子像军服，长到大腿一半的地方，童子军或侦察兵穿的那种以及跟网球运动员穿的那种运动短裤同样长的，但用的是洁白的棉布或者华达呢做的短裤——为了满足一种高雅的需要，这种制服式短裤与一件翻领运动衫，必要时与一件同样颜色的毛衣进行搭配，但这毛衣打完热身球后一出汗就要脱掉。我那一代小男孩两条大腿的裸露部分也取决于袜子的长度，所以，英式的短裤——说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英王陛下派驻印度的军队里那些军官的形象，在他们的殖民装备中，那些老军官对待嘴巴上的小胡子就像对待他们的英国草坪一样，经过仔细的养护，但是他们却永远都停留在伊顿公学^①或者其他的贵族公学里接受教育时的样子——只是严格地把膝盖露在外面，他们的羊毛长袜把整个腿肚子都罩住了——从那里显示出来的是个性、素质和派系，就像苏格兰人在他们的传统服装中表现出来的一样。而这些小法国人在夏天穿着的奇装异服中，整个大腿从腹股沟一直到脚踝、从短裤的开口到短袜之间都暴露在太阳底下，与之配套的是无袖汗衫、鸭舌帽和塑料拖鞋。

我之所以长时间迷恋穿短裤，当然不是为了得意扬扬地炫耀我的小腿——这个字眼，就像它通常所代表的意思就是炫耀一样，是女孩子的特权——我的小腿略微细瘦一些，人们把它们形容为金丝雀的腿。这里迟迟不长肉，吸引人眼球的只有膝盖外翻的凸出部分，那里常常被红汞药水的红块装饰着，是某次不幸遭遇或者英勇壮烈的战功

^①位于英国泰晤士河畔的伊顿小镇，是全世界最显赫的贵族子弟学府，一四四〇年由亨利六世创建，被誉为世界精英级人才培养的摇篮。

留下的痕迹。罗贝尔·多瓦斯诺^①或者亨利·卡杰—布莱松^②的一些相当有名的摄影作品中表现了巴黎街头穿着这种短裤的机灵调皮的流浪儿，这些短裤既是某种天真纯洁的象征，而拉开时间距离来看，它们也是他们上镜头的一个陪衬，是小男孩童年时代的特殊魅力所在，而那个时代也随着六十年代一起结束了。我之所以尽可能地把放弃穿短裤的时间往后推移——就好像是一个人割舍不下他生活得很幸福的那个地方——是因为小男孩穿短裤的年龄，正是样子很优雅的年龄，这种优雅的样子迫使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接受。光溜溜的大腿，除了能带来运动时无拘无束的感觉外，也是能在穿着长裤和长袜的成年人的双腿前面溜之大吉的双腿。短裤也是能透现出某种天真的服装，它显示的一种脆弱和未成熟可以激起人们的宽容。光着两条腿——就好像人们说“赤手空拳搏斗”一样——迫使对手考虑双方力量的悬殊。甚至在沮丧、崩溃和人们所说的“一败涂地得连短裤都脱了”的情况下，它们所带来的侮辱都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很快就被忘记——这种记忆像短裤一样短暂。

之所以说到小腿，是因为我情不自禁地总要想到我妹妹的小腿，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她的小腿的名声也与日俱增，从那时起就让我确信女孩和男孩的大腿的裸露是有差异的，它引申出另一种含义：首先从人们的眼光中可以看出，女孩子的腿会被人们贪婪地从下看到上，那火辣辣的目光尽可能地往上扫，直到大腿被布料盖住的地方——布料的作用是避免一些东西被别人看见并让人们产生联想；与之相反，人们看男孩的腿则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从短裤暴露出来的地方开始，一直看到将来能占多大块儿土地的双脚——成年男性必须顶天立地地站在大地上，正如罗丹和贾柯梅蒂^③所表现的那样：

①罗贝尔·多瓦斯诺（1912-1994），法国颇具盛名的摄影师，作品以巴黎街头即景闻名。

②亨利·卡杰—布莱松（1908-2004），法国著名的摄影家，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

③贾柯梅蒂（1901—1966），瑞士超现实主义雕塑家。

像大树一样挺拔，当然也挺立在脚掌上，脚掌的面积与他们的身材相称，显示了占地面积，总之是在大地上的一个位置——人们不是常说“大手大脚地生活”吗？——从这个观点看，穿尺码大的鞋子是使人挺得意的一件事，大家过不了多久就会知道我是如何被人怀疑成别有用心。

当然，总有一些小男孩的大腿上部，过于肥大的短裤的开口处，也吸引某些男人——以前人们把这种人叫做淫棍，今天人们很有学问地叫他们恋童癖患者。他们的目光停留在小男孩的大腿上部，这个长期以来在男同性恋的阴影中无生气的术语从此又活跃起来，至于女人们，她们对那里反而没有多大兴趣。我本人就在巴黎凡尔赛大街那家“蓝精灵”玩具店里碰到过有这种怪僻的人，我总是在那里购买我的玩具，我的气枪铅弹，我的杰德克斯牌火箭助推器的燃料，一根长塑料绳连着的泡沫塑料球——那种泡沫塑料球是约卡力回力运动球的替代品。那家玩具店的老板老早就认得我，那是一个驼背的、快到退休年纪的人，总是穿着工作服，就像一个小学教师，藏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的是淫邪的目光，镜片后面的两只眼睛就像是一个鱼缸浑浊的水中脱了色的金鱼，他利用我没有母亲陪同的机会，把我引诱到商店的后间，在那里摸我的大腿根儿，借口他很喜欢那些嫩肉，匆匆地摸一把，这种行为要是在今天可能会让他接受审判。这件事当然使我很不安，很不舒服而且隐隐约约感到厌恶，但并没有使我遭受过多的精神创伤，反而让我相信在男孩子的短裤里面确实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有个鼓励人去体验、让人激动的器官，而它迟早都会为我所用，所以我只是决定换一家玩具店，因为那个时候街区里还有其他的店铺——如今这样的玩具店几乎都无影无踪了，好像今天的孩子们必须跟大人们同级别地消费同样有用的实用的东西，而不是用一些没有用但威力胜过其他所有物品的具有魔力的玩具把他们的想象带进梦想之中。

我还记得一个人，我的父母根据我所做的描述忐忑不安地用“色情

狂”三个字来形容那个人，可能是因为他的样子显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每次都只从树丛里面钻出来。那个家伙，表面上看起来游手好闲的，骑着自行车无精打采地从巴黎周边的布洛涅森林里穿过，窥伺着不知道什么样的机会。他的脸色红润充血，红得发紫，长着一头厚厚的又黑又卷的蓬乱的头发。我每周都要和班上的同学到那里的一块清理出来的土堤上去踢足球，在奥德伊赛马场比赛的日子里，那里用来做停车场。那里有一个用水泥凳围起来的歇脚处，被我们当成了露天更衣室。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换衣服，当我们穿运动短裤和运动鞋的时候，前文提到的那个色情狂就守候在几步远的地方，埋伏在一棵树后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他从来也不靠近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伙人。但我一个人骑着单车穿过森林时，在一条路的拐弯处撞见过他。为了把他甩掉，我不得不向前冲刺，而他看上去好像急不可耐地想要追上我，在很近的地方把我抱住。而那些开着汽车在布洛涅森林里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的人更危险，他们慢悠悠地开着车，放下车窗玻璃，寻找着什么猎物。发现他们很容易，最好的战术是以最快的速度在一条汽车进不去的近便小道里溜之大吉。父母亲下的命令是：不要让他们有任何借口接近，而且显然也不能接受他们的任何建议或者礼物。面对这些不正常的陌生人，有一条明显的危险的界限被清晰地勾画了出来，而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知道实质内容的威胁被归纳为可怕的拐卖儿童——就像波希米亚人长期以来被指控诱拐儿童一样。碰到这种事可能是最糟糕的了，跟今天的报纸连篇累牍刊登的社会新闻很接近。那个时代已经离“粉红芭蕾”和“蓝芭蕾”^①不远了，它们很快成为报纸专栏谈论的热门话题，把到那时为止依然受人尊敬的一些重要人物牵扯进一些会让人名誉扫地的晚会中。在那些晚会上，按照晚会赞助方的兴趣，小女孩或者小男孩被带进去，在所谓的舞蹈表演中，穿着睡衣向人们展示。另外，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

^①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有成年人和未成年少女（粉红芭蕾）、未成年男孩（蓝芭蕾）参与的色情聚会。

叶的色情文学常常有条不紊地把小孩子和青少年带入想象之中，当人们从藏在书商书架最里面的淫秽小说过渡到淫秽摄影作品集时，他们的想象就不复存在了。

从另一方面而言，以为童年是一段性无知，在本质上与成人世界截然不同的时期，也许是很天真或者很虚伪的。小孩子的天真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最自然的启蒙教育任务交给了大他们两三岁的哥哥们，他们也急于把最近获得的秘密像通过减压阀一样泄露出去，他们也迫不及待地显示自己是个泄露天机的大祭司——性的秘密就这样秘密地、一点儿也不粗暴地传播着，通过一个年龄层向另一个年龄层口耳相传。不需要成年人以任何方式介入——既不需要那些使人沮丧的生理卫生教育课程，也不需要采取那种令人反感甚至不可思议的粗暴行为。正是通过循序渐进的逐步传播，使得性一直是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的一个交汇点——甚至是话题。而假如说今天的恋童癖罪，罪犯因为强暴未成年人理所当然地要为他们从受害者那里所劫掠的一切受到法律制裁的话，那孩子则恰恰相反，孩子通过受探索和发现本能支配的各种各样的扒窃和计谋，从成年人那里窃取信息却是合理合法的盗窃行为，就是从这些行为开始，孩子们的自我想象和自我认同得以建立起来。但是，在性倒错的成人因为他们的恶习从小孩子那里劫掠的东西，与孩子们从大人的秘密之中获得的东西之间，是没有任何比照、任何等量和任何相互关系的。

2

有一段时间，那还远没到我不得不放弃穿短裤的时候，我经常在放学后，尤其是在天气晴好的星期四下午——那是一个星期当中最无拘无束的日子，但后来换到了星期三——到圣克鲁门的广场中心小公

园玩儿一玩儿。公园门口有一只铜犀牛把守着，犀牛如今已经安放在奥赛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随着林间道路的开挖——环城大道今后要从那里经过，这个公园也被完完全全从巴黎的地图上给抹去了。在这个冒险的地方，我把草地和灌木丛变成了草原和森林，把自己扮演成牛仔和印第安人，有时我也会骑上一匹木马或者驾驶着一辆锻打的铁皮做的高速赛车，坐在一匹由一个默默不语的妇人手推的旋转木马上。妇人的脸颊像农妇那样红彤彤的，总穿着一条前面开扣的灰色围裙，外面还罩着一件同样颜色的毛衣。她一脸乡村女教师的神情，收钱后根据钱的多少安排转的圈数，那种工作方式跟在做拼写或者算术练习时一样一丝不苟。在公园对面的那个角落里，还有一些秋千，样子像金属驳船，跟装甲舰一样沉重，游客要推动它们的话，就必须缩起双腿，双臂吊在柄杆上，就像置身于涌向海滩的最前面的几个大浪上一样，一直要等到拍打海滩的卷浪涌来，最终把机器抛向空中。这些秋千在那些集小学女教师 and 食品杂货商于一体的妇人的管辖之下。在这种典型的巴黎广场中心公园里——在一些街区这样的公园依然存在，而另外一些则被可笑地缩小成一块盖在地下停车场上面的预制板上的驴皮——在秋千围墙后面的角落里，也就是说在一个已经位于布洛涅-比朗古尔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砖墙建筑做卫生间用。在一个洗脸池上面的门框上有一个用圆珠笔重重地涂画的淫秽的涂鸦，画的是一个趴在地上的女人被人从臀部进入，同时用嘴巴含着另外一个男人。在漫长的星期四下午总有一个时刻，一个小小的需要——借口或者真实的需求——露出脸来，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同时地——但实际上谁在前谁在后呢？——那幅扰乱人心的画面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秘密祭礼的第一个阶段，如果陪我到这个地方的女人——我的祖母或者负责看管我的那个女人——在场，常常会阻挠我参加这个祭礼——我必须脚不停步地从那里经过，并且装着什么也没看见。但这种朝圣的真正目标是在两步开外的地方，当我独自一人时，拉

上插销，在对我的陪伴者不利的情况下，把自己关在一个肮脏不堪、恶臭难闻的小间里，一条生锈的铁链的尽头摇摇晃晃地挂着水箱的长方形的瓷拉手。在我解开短裤扣子的时候，或者根据大腿的长度和季节，简单地把短裤拉下，稳稳地站在土耳其式便池上面的踏板上时，我只要把我的目光从我的正式使命那里移开，就可以瞅见在右边的墙上用铅笔写着以下的在简洁中闪烁的文字：“这里，每个礼拜四，我都要吸吮小阿莱特，十三岁。”

第一次读到这几句话，它们就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投射到我的想象之中，而一个又一个星期的反复阅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然而，这就是我每周来访的秘密目标。每次我都感到同样的极度地激动，它把我吞进一个污秽的深渊，一个地狱之门，仿佛我被吸进两脚之间的尿液从中消失的那个肮脏的洞窟一样，让我预感到有什么东西要失去。从同样的通道，但带着快乐失去，消失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洞里，那是天堂之门。我每次直面这个谜语的坦率，每一次手里拿着生殖器——但我并不知道它叫生殖器，也不知道它除了拉尿外还有什么别的用途——我都会反反复复地读着这些句子：“这里，每个礼拜四，我都要吸吮小阿莱特，十三岁。”每一次——可能是礼拜四，因为别的时候我在那个广场中心花园只是课后小玩半个小时，而且是在夜幕没有降临的情况下——我发现那些热辣辣的句子依然在那里，我借口有自然需要，把自己关在门后，拉上插销，就好像自己是事件的当事人，身处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之中。这个句子是个笔录，它之所以总在那里，并不是它没有被人擦去，而是因为被重新写过，一周又一周地证明这个行为继续有规律地发生着。每个星期四，准时地，在这一天我并没有兴趣去了解的一个时刻发生着。而且再怎么说明我也害怕自己发现那个秘密。假如我偶然与那两个主角狭路相逢，也就是说撞见一个我想象是外来的男人——来自巴黎以外、那女孩也觉得陌生的男人——以及那个小阿莱特。那个顺从他的女孩，

心甘情愿，或者被逼无奈，受她身上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支配，或者外部被人秘密地胁迫。而她由于其中某种原因，每个星期四都前来赴约，重新做一次写在墙上的文字生效的事情。而这些文字一方面承认她是受害者，同时又说明她自己是同意这个既耻辱又使她惬意的行为的：“这里，每个礼拜四，我都要吸吮小阿莱特，十三岁。”

从穿短裤的年龄起，这句话就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就像火箭一样射往我想象的最遥远的太空，像在太空中永不休止地翱翔的飞船，它因为文笔的极度简洁、完美而不断地撩拨着我的心。因为话的意思全都写明了，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地点、时间和奇特的行为——可能是恶习和侮辱，但却有某种甜蜜在里面。小女孩的名字有些过时，属于另一个时代，也许是从乡下搬到城里定居的。一个简单的数字让年龄显得触目惊心，而那个形容词“小”如果不是为了通过对比显示出那个戴着面具的“大”人，会显得很多余。文字的起草者作为这句话的作者，可能比他作为这起行为的当事人更善于控制自己的语言，在这起行为中他把舌头（语言^①）变成了冒犯和违反道德法律的器官。此外，在这个旋律般和谐的句子中，有某个地方让我想起了贪食——也许是省略或者混合起来朗读这句话使得吸吮（suce）和阿莱特（Arlette）两个词在耳朵里黏结成了棒棒糖（sucette）——诚然，这是一桩死罪，但与其他死罪相比其恶劣的程度要低一些。“这里，每个礼拜四，我都要吸吮小阿莱特，十三岁。”——一个小女孩十三年里有多少个星期四，一部色情小说中就有多少类似的重复的章节，全部一致。在我穿短裤的年纪，我发现的这句外人看不懂的话变成了一个谜，而且时至今日仍是一个谜，因为写这句话的缘由已经无法解释了。“这里，每个礼拜四，我都要吸吮小阿莱特，十三岁。”一个人可以一边这么干一边这么写吗？如果他那么做，他会在重罪现场把它

^①在法语中“舌头”也有“语言”的意思。

写下来而且像这样自我揭发，引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讯组的调查或者私家侦探的盯梢，然后在自己的供词上画押吗？难道不应该根本就不要这么做，甚至被剥夺普通的合法的性乐趣，而跑到这里来写下这些话，让人阅读和想象这件不大可能、不可告人的事，永远也不会发生但在梦里会说出来的事情——舌头寻找嘴唇为的是享受发音清晰地表达某个愿望的快感——像这样，为了小阿莱特，也为了所有那些读到这句话的人，为了小阿莱特每个星期四，永远都到这里来，把她的阴唇给这个舌头，给这些话语，为了让一切在人类和世界各地都毁灭之后仍然永无休止地重复，在它们消失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重复出现。这个谜可以演变成几个问题：首先，其中的人物真的存在吗？他们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必须有一位先生——无名无姓，没有年龄并且用第一人称说话——每个星期四都陪一个小阿莱特到广场中心公园，抑或是他到那里去找她，就像不期而遇一样？这个男子，负责看管小女孩，或者只是全神贯注地观察和注视。也许受她服装的撩拨，被她那小女孩的娇态或者天生丽质所引诱。他并不想强奸她，从她那里获得一种下流的快感，一阵淫邪的抽搐，而是给她带去快乐，让她发现“那个”。他自己充当这个角色，给自己留下这个回忆，用一句话记录在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这页纸上——公共场所的这面墙变成了这页日记？所以，这件事可能只是想象出来的。或者，它只发生过唯一的一次？然后在交织着的惶恐和伤感中回到犯罪现场，只允许在精神上还原、纪念、记录和签名？抑或，这个行为发生第一次之后，又抑制不住重犯的诱惑重复做了第二次？危险加大了，罪加一等，但重新享受了一次得到的好处、重新体验了那种分享和同谋关系？最后，还有一个最不可能的假设，是不是他们已经养成了真正的习惯，重复约会和约会的内容，已经是你情我愿、勾搭成奸，在心照不宣中，在一个既得利益的既甜蜜又下流的舒服感觉中渐渐安定下来？我今天倾向于最一般的假设，最没有罪孽的那个：除了写下的这句完美的句子外，什么也没

发生；除了圆珠笔的墨油外，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流出来。

那个时候我还是那个穿短裤的小男孩，在圣克鲁门的广场中心公园的卫生间尿尿时，对身上穿着的这条短裤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要做，小男孩从那里出来后有些放纵，一个需要和好奇心同时得到满足后身体放松了，它们都牵涉到身体的同一部分。小男孩马上就把这些事情忘记了，重新开始他的游戏，冲出去找一个伙伴或者躲到一个地方。这个巴黎的淘气小男孩，在记忆和想象的边界区域留下了对一个只比他大几岁的小女孩的描述，就像一幅虔诚的画面一样神秘、脆弱和令人迷惑，这个小女孩“极不正常地”——也就是说其理由和动机与她这个年龄的游戏或者娱乐极不相称——每周四都到这里来让一个大人吮吮她。回到我那些骑士冒险的环境中，按照人物的分配，我一下子重新变回了斯巴达克斯或者克拉苏^①；达达尼央^②或者黎塞留^③；艾凡赫^④或者无地王约翰^⑤；绿林罗宾汉或者诺丁汉的郡长；佐罗或者瓦尔加；牛仔或者印第安人；警察或者小偷。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角色中都很天真无邪，但是有一扇关着插销的门被带走和放到一边，保存给另一个时期，一个秘密的通道，直到告别天真无邪的童年时才打开。

说真的，这种假设的天真无邪难道不是已经受到怀疑和一个事实的破坏吗？这个事实就是：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从来也没有犹豫怀疑过——甚至从来没有问过自己那个问题——那个小阿莱特让那个大人吮吮的是在她身体上的哪个地方，她身体的哪个部位：在我看来

①克拉苏（公元前115-前53），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他曾帮助苏拉在内战中夺权建立独裁统治。

②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③十七世纪法国宰相、红衣主教。

④司各特最著名的小说《艾凡赫》中的主人公。

⑤无地王约翰（1166或1167-1216），英格兰国王，——一九九年到一二一六年在位。亨利二世第四子。父王把在法国的领地全部授予几位兄长，由于已经没有领地可以封给约翰，所以被称为无地王。

那显然指的是小女孩的“那个”，大人们总是要她们遮蔽起来不要去碰触的部位——但我还是无意之中在我妹妹那里看见过，甚至在我妈妈那里也偷偷地看见过——跟我拿在手上的这个器官处在同样的位置。而且，在一个禁忌的环境里，对那个大人吸吮小女孩的身体部位的定位连最天真、最不机灵的人都得接受。事实上，这需要更懂行，要过分考究、患恋物癖和色情狂到一定的程度，这首先强调的只是吸吮——这种行为更像是针对一个小男孩——也就是说把小女孩身体的某一部分放进嘴巴里。她的状态，就像十八世纪人们所说的，去舔似乎更自然一些，就像舔一个伤口——或者一只冰淇淋——而且还要变成一个皮埃尔·克罗索斯基^①扮演的奥克塔夫。面对穷奢极欲的女人罗贝尔特，别人本来以为可以在那个地方看见一个凹陷部位，一个空洞，可以伸进去一根手指，但实际上看见的是一根可以吸吮的拇指不合适地凸现出来。人们想象着一个男人的舌头在女人的身上会干出多么使人疯狂的鲁莽行为来，但事情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他只是强迫她的一只手张开长长的手指，就像张开大腿一样，他则舔着手心，使它微微发痒。

3

一旦腿上的腿毛变得非常引人注目了，由短裤过渡到长裤的信号就发出来了，就必须避免这种不体面，要藏起来的也正是这些，是某种显示成人诞生和童贞丧失的不雅。这种童贞是和无毛联系在一起的，有时还有一个长细绒毛的过渡阶段，那绒毛总是金色的，即使是那些棕色皮肤的人也一样。在同一个年纪，男孩子的声音正处于变声

^①皮埃尔·克罗索斯基 (1905-2001)，法国作家、画家，画家巴蒂斯的哥哥，写过大量关于萨德和尼采的著作。曾在皮埃尔·祖卡导演的电影《罗贝尔特》中扮演奥克塔夫角色。

期，声音也变了样，要到清脆光滑的表面下面寻找阴影和颗粒。就这样，成年男子一出现就像是对光滑的皮肤和小男孩语调平直的声音的一种严峻的威胁。

穿着短裤，光着两条腿，很长一段日子里，在不知不觉中，我一直喜欢自己身上的这种女性气质，它削弱了那种过早地沾沾自喜的男性特征和男子气概，直到我开始无比欣赏男孩所没有的少女身上的少女气质和男人所没有的女人身上的女人味的时候才结束。假如我翻看 我十岁、十一岁或者十二岁时的照片，我就能发现我的男性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明显。可我发现自己跟女孩子一样漂亮，却没有一点儿娘娘腔——在这些形象上显示出一种自然的很平常的奥秘。男孩子的相貌中有一些女性的东西，人们认为这种相貌的男孩会疯狂地专一地爱女人，所以也许在进入她们中间之前，他就喜欢与自己身上的那个女孩接触和交往。换句话说，与后来的同性恋相反，因为同性恋男子从少年时起，就对女孩子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整个身心都是女孩子，即使他们身上脸上都没有任何女性的东西。我对男孩子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也就是说——我对女孩子感兴趣，即使我相貌上的男性特征依然被某些女性轮廓遮盖了。再换句话说，有些男孩子，即使长着一副彪形大汉的模样，却喜欢玩布娃娃，喜欢给它们做衣服缝裙子，把自己投射到这些他们感觉自己隶属于的人物和性别当中。还有一些可爱的像小天使一样的男孩，即使样子长得像布娃娃，却只想着女人，想着有朝一日他们会脱掉其裙子、弄皱其服装的那些女人，把自己投射到把她们变成另一种性别的那些东西上面。那些东西与他们本人的是如此大相径庭，不同的地方又是如此的震撼人心。一些男孩子梦想着给女孩子穿衣服，另一些却渴望脱掉她们的衣服。有些男孩喜欢努力通过装饰和诡计来掩盖那种反常的属性，另外一些在除掉这些反常的装饰和诡计后，喜欢揭露它，好探寻其中的秘密。

如果说小男孩裸露的双腿被视为他们天真无邪的佐证，那么快到